



99岁老红军鲍彦章——

戎马一生不染尘

■本报记者 杨明月 通讯员 杜姣姣

人至暮年，老红军鲍彦章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卧室沙发的一角。他的面前，是一台音量开得很大的电视机。新闻节目播完，老人的目光从电视屏幕挪开，落到门后一幅书法作品上。

宣纸上，是16个笔力遒劲的大字：“上马杀敌，下马提笔，敬而好学，不耻下问”。即便是不懂书法的人，也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一股豪情。

“这是我对人生的总结，也是一辈子的追求。”鲍彦章告诉记者。扭过头，他嘱咐大女儿鲍凤凤：“等我‘走了’，把这16个字刻在我的墓碑上。”

“父亲每天清晨都会练习1小时书法，内容多是老一辈革命家的诗作，或是自己创作的诗词。”鲍凤凤说，父亲将不少书法作品赠给战友，希望与大家共勉。

曾经举枪的手如今握着笔杆，鲍彦章把一生戎马写进气势磅礴的诗句，把信仰与忠诚注入力透纸背的笔锋。



上图：鲍彦章在家中练习书法。

右图：1971年，时任青海军区黄南军分区副司令员的鲍彦章在黄南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留影。

受访者供图
制图：虞硕

“历年征战未下鞍，赢得全国老少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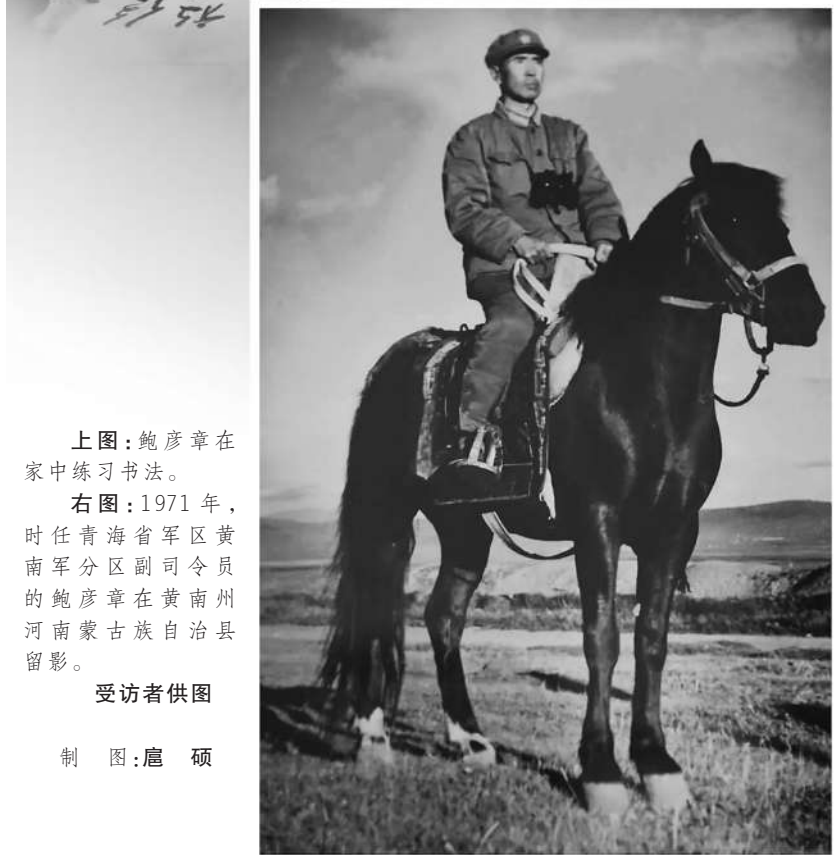
1923年，鲍彦章出生于陕西安塞，一个取“安定边塞”之意的地方。然而，生在贫苦之家的鲍彦章，童年过得并不“安定”。幼年丧母，从小饱受地主压迫，让鲍彦章向往“新生活”。1936年，红军在安塞冯家坪招兵，鲍彦章和哥哥一起报名参军。

“当时，队伍经常遭遇敌人围追堵截，在夹缝中求得一丝生机。”1937年，鲍彦章在战斗中被子弹划伤，“脖子肿起一个大包，伤口化脓”。由于缺医少药，那次特殊的治疗，给鲍彦章留下深刻印象：两名战友想办法固定住他的头部，一名战友用刀切开脓包，一名战友一点点挤出脓水……

没有止痛药物，14岁的鲍彦章只能“硬扛”，那个时候真是疼得很。”这次“疼得很”的经历，让他收获了人生中第一枚“勋章”——一块小小的凹陷，至今仍“挂”在他的脖子上。

愈是磨砺，愈是坚强。枪林弹雨中，鲍彦章“扛”下一场又一场的硬仗，“挂”上了10余枚“勋章”。1947年，敌军进攻延安。时任延安安塞县警卫队某班班长的鲍彦章，奉命紧急转移安塞县委和当地群众。山高沟深，夜黑难行，鲍彦章和战友们带着武器粮秣，领着大家深一脚浅一脚行走在夜色中。虽然体力透支，疲惫不堪，但鲍彦章始终瞪大双眼，注意周围敌情。

“敌人来了！”鲍彦章向对面山头一望，一片黑压压的身影正急速向他们奔来，大约有一个营的兵力。



“班副，你带领大部从小路撤离，我来掩护！”下达完命令，鲍彦章掏出枪孤身朝敌人的方向跑去。“砰砰砰……”几声枪响，鲍彦章顺利引开追兵。

“事后，安塞县委书记说我胆子大，是个不要命的憨娃子。”忆及往事，鲍彦章笑呵呵地说。

2017年，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戎马一生的鲍彦章特意创作了一首诗，以示纪念——“历年征战未下鞍，赢得全国老少安。昔日飞将已年迈，当今雄师更胜前。”

“愈老愈知生有涯，此时一念不能差”

2016年秋，鲍彦章计划回阔别多年的家乡安塞寻亲访友。一位退休的老部下听说后，提出陪他一同前往。鲍彦章没答应，“你的心意我领了，回老家孩子们陪着就行。”老部下又联系了老单位，但“房间

都准备好了，老首长一天都没去住”。在子女的陪同下，鲍彦章“静悄悄地”完成了这次探亲。

鲍凤凤告诉记者，不少老战友曾邀请父亲去西安、兰州等地重聚叙旧，鲍彦章总是推托。久而久之，大家了解了老首长的心思：“不是不想见，是怕给大家添麻烦。”

曾任鲍彦章警卫员的王小龙说：“不给组织添负担，不给他人添麻烦，老首长一直是这么个人。”

1970年，鲍彦章由青海军区独立师5团团升任黄南军分区副司令员。为了给部队节省汽油，鲍彦章拒绝乘坐专车，坚持骑马赴任，200多公里的行程，“骑了整整两天”。每次下基层检查工作，他都坚持骑马提前出发，“开车只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骑马却要三四个小时”。

“父亲在工作中严格要求我自己，在生活中严格要求我们。”鲍凤凤说。没有用自己的“资历”给子女们的发展“铺路”，面对子女们的埋怨，鲍彦章大多数时候一言不发，只偶尔会耐心讲几句：“我的职务是党和人民给的，不是给你们服务的。自己的路要自己走，

能干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人一辈子要走很长的路。走多少正确的路都是应该的，走错一步都不应该。我虽然年纪大了，也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每每有老部下登门拜访，鲍彦章都会“推己及人”地念叨几句。

“愈老愈知生有涯，此时一念不能差。”老部下赵春生至今记得几年前拜访鲍彦章时，老首长给他看过的一首诗：“我当时很受触动，诗中充满了一位老红军戎马一生不染尘、要留清白在人间志向。”

“历尽沧桑初心在，人生风范在白发”

前些日子，鲍凤凤“偷偷”给父亲织了一件“相同”的毛衣。

“我曾给父亲织过一件毛衣，他穿了很多年，两个胳膊肘都磨出了洞。父亲让我拿去补一补，可破成那样根本没法补。买新的他又不肯穿，我只能织了一件差不多模样的，才‘糊弄’过去。”父亲的“小气”，让鲍凤凤既无奈又感动。

对自己吝啬的鲍彦章，帮助群众时却十分大方。他常对子女讲起战争年代人民群众的恩情：陕北的冬天寒地冻，哈气成冰。他和战友因连续作战，3天没进食。当地老乡冒着风雪给前线送饭，官兵们双手冻得发僵，端不起碗。老乡们含着泪帮他们搓手，把饭喂进他们口中……

1987年，鲍彦章回乡探亲，看到一位老人生活困难，就买了粮食和菜籽送上门，带着儿女在附近为老人开垦出一小块菜园，并请自家子侄帮忙照看。1992年，他出资购买水泵，为村里的乡亲解决了用水难题。

“父亲身体好些的时候，常和村里的亲友通电话。听说哪位乡亲家有困难，他第一时间掏钱资助。后来得知大家日子越过越好，他比谁都高兴。”鲍凤凤说。

2019年，鲍彦章收到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沙让村村民送来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革命精神永相传”几个字，感谢鲍彦章出资为村里购买四轮拖拉机、农用机械，解了村民的燃眉之急。当年年底，因为在扶贫帮困工作中表现突出，鲍彦章被评为全军先进离休干部。

“历尽沧桑初心在，人生风范在白发。”1983年从青海海南军分区正师职顾问的岗位离休后，鲍彦章常以这句诗自勉。他满怀深情地说：“艰难岁月里，军民齐心协力、生死相依，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如今生活好了，更要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我是一个老红军、老党员，要永远为人民服务，永远不能忘！”

地点全部找到——

“郭建华烈士安葬在河口县水头烈士陵园，罗云礼烈士安葬在麻栗坡烈士陵园5排48号，韩永连烈士安葬在关马仁和烈士陵园4区4排6号，王乐仁烈士安葬在金平烈士陵园东区3排10号……”

“老战友，咱娘让我来看看你了。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咱娘的。”每次祭扫战友，杨建军都会在战友墓前打开一瓶酒，一杯又一杯地敬战友。祭扫结束，他总会在墓前撒一抔土。这是杨建军特意从家乡带来的，希望一抔“家乡土”能陪伴英雄长眠边疆。

“他们平均年龄才20岁，都没有结婚，没有后代。”每次祭扫战友归来，杨建军总是感慨不已，觉得自己为烈士父母做得还不够多，不够好。

这些年，端午、中秋、冬至和春节，成为杨建军固定的“探亲日”。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战友加入替烈士尽孝的队伍。

如今，健在的烈士父母已不到10位，杨建军深感尽孝的机会越来越少。他对“爹娘”更加关心，与烈士的兄弟姐妹也处得像一家人，经常在微信群里互相问候，大家有事都愿意找他商量。

在杨建军看来，这是一场人间值得的“双向奔赴”。他为烈士父母尽孝的同时，“爹娘”也成为他的精神寄托。

「学生们有出息，我留下来就有意义」

陕西省渭南市「兵教师」席金合——

■ 毋迟 杨银

2007年，在亲友不解的目光中，44岁的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自主择业干部席金合，申请到偏远的澄城县交道镇中学当一名支教老师。

女儿患病需要长期照顾，妻子因身体原因提前退休——当时，席金合是家里的“顶梁柱”。曾参加边境作战、2次荣立三等功，席金合本可以在当地谋求更好的工作待遇。听说交道镇中学缺老师，他还是产生了义务支教的念头。

支教与家庭孰轻孰重？席金合在心里反复权衡。他对妻子说：“当过兵的人，不能只顾个人的‘小天地’，还要为社会贡献力量。我在军校学的是工程机械管理专业，去中学教物理，也算学以致用。”

有了妻子的支持，席金合的心里有了底。初到交道镇中学，他还是吃了一惊：显微镜、电表等基本教学器材破损或缺，成绩好的学生纷纷转学进城，一名老师要教几门不同的课程……

短时间内要掌握初中物理、化学的教学内容，对非师范专业出身的席金合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为尽快适应环境、提高教学能力，席金合当起“小学生”，一有空就到其他班级“旁听”，下课后向其他老师虚心请教，还利用休息时间自学。一段时间后，他的业务能力大大提高，教学成绩显著提升。

“席老师嗓门大、心肠好。”席金合的同事张洪涛说，军人出身的席金合管理学生十分严格，但如果发现学生有进步，常常自掏腰包买来学习用具作为奖品，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课余时间，学生们常围在席金合身边，听他讲战斗故事。“和我并肩作战的二排长阎保旗，双眼被炸伤、左腿被炸断，依然忍着剧痛执行排雷任务。”“擎旗手顾金海被炮弹炸伤，在血泊中向前爬行30米，把红旗插在敌人阵地上。”席金合的讲述，常常让学生们湿了眼眶。“每次讲完战斗故事，我感觉他们的学习劲头都特别足。”席金合说。

虽然是支教老师，但在席金合看来，“站在三尺讲台一天，就要尽一天老师的责任”。他经常在放学后还耐心为学生补习功课，有时直至深夜。一些学生因家庭困难产生辍学念头，他主动为他们垫付学费，苦口婆心劝学生回到课堂。学校经费有限，他常常骑着摩托车到县城的学校去借教具，实在借不到就自己掏钱购买……

15年来，席金合先后在当地4所乡镇学校支教。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不仅影响着一批批学生，也鼓舞着身边的老师。多位与席金合共事过的老师都感慨：“一名支教老师，工作上都能这么

尽心尽力，我们更不能落后，不然让学生们怎么看？”

这些年，席金合也不是没有想过“不干了”，但看到学生们的笑脸，他就打消了念头。“战友为国牺牲，我如果只打个人小算盘，怎么对得起他们？”

全县物理学科竞赛一等奖，重点大学毕业后找到理想工作……每每提及学生的佳绩，席金合都如数家珍。谈及未来打算，今年59岁的席金合毫不犹豫地说：“只要学生们需要，我就在这里一直干下去。学生们有出息，我留下来就有意义。”



一场“迟到”的入党仪式

■ 夏世界 周后明

“七一”前夕，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石江镇大塘村村委会的院子里，县人武部、县委组织部和镇党委有关人员，共同为92岁抗美援朝老兵周述烈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入党仪式，帮这位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两立战功的老兵圆梦。

事情要从2年前说起。2020年5月，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邵阳军分区拟联合当地媒体，对10位有代表性的抗美援朝老兵进行报道。洞口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在查询老兵档案时，发现了周述烈的事迹。

1952年10月，志愿军第54军130师389团一营机炮连战士周述烈随部队赴朝作战。1953年7月，金城战役中一场战斗的前夜，连队批准包括周述烈在内的几名官兵火线入党；第二天组织宣誓仪式。孰料次日凌晨，战斗提前打响。英勇作战的周述烈负伤后转至后方医院，躺了7个多月才奇迹般地活下来。

1954年8月，被评定为三等甲级伤残的周述烈，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决定回

乡务农。大塘村老支书周梓才介绍，周述烈返乡后曾向村委大队部、乡政府、县民政局反映过相关情况，希望组织能承认他的党员身份，补上入党仪式。然而，当时周述烈负伤后昏迷了大半年，部队又经多次整编调整，加之通信不便，找不到当时的入党介绍人及原始档案，周述烈的心愿一直未能实现。周述烈多年来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带领乡亲们开荒山、建水窖、修路架桥。村民们都非常敬重这名老兵。

“入党必须严格按照组织程序。既然档案不齐，又找不到证明人，鉴于周老的特殊情况，我们应该重新发展他入党积极分子。”洞口县人武部积极协调县委组织部、石江镇党委等相关部门，将老兵周述烈的入党事宜纳入议事日程。从周述烈再次提出入党申请，到吸收他成为入党积极分子、成为党员发展对象，再到村党支部批准他为预备党员，今年“七一”前夕，老兵周述烈的心愿终于实现。

下图：入党仪式上，周述烈（中）面向党旗庄严宣誓。

周后明摄



老兵杨建军——

十六位烈士父母的“儿子”

■ 常文明 葛庆勤

前不久，河南省商丘市退役军人杨建军被评为商丘市“最美税务人”。在当地税务系统爱岗敬业、默默奉献的杨建军，还有另外一个身份：16位烈士父母的“儿子”。

1978年，杨建军参军入伍，随部队参加边境作战。战斗中，来自他的家乡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的16名战友长眠边疆。

烈士罗云礼，是杨建军的高中同学，1981年牺牲。在家乡人民为罗云礼举行的追悼会上，看着哭到晕厥的烈士母亲，悲恸的杨建军暗下决心，要替没能从战场归来的战友孝敬爹娘。

退役回乡后的一次战友聚会上，杨建军对战友们说：“烈士为国尽忠，我们要代他们尽孝，把他们健在的爹娘照顾好，让老人安享晚年。”杨建军的提议，得到战友们积极响应。

2011年，退居二线的杨建军从工作

中抽身，踏上认亲之路。

烈士韩永连，牺牲时才19岁。杨建军去看望韩永连的母亲张守莲时，年老的她已经有些神志不清。看到出现在眼前的杨建军，听到他说“娘，我来看看你啦”，张守莲拉着杨建军的手仔细端详，突然“哇”地一声哭起来：“儿啊，我的儿啊，你可回来啦！”她哭得肝肠寸断，哭碎了在场所有人的心。杨建军想跪下给她磕头，又怕老人情绪太激动，只能边哭边喊“娘”。

烈士张勤忠，牺牲时21岁。杨建军看望他的父亲张荣堂时，老人捧着儿子的遗照强忍悲痛：“他是为国家牺牲的，死得值。”张荣堂劝杨建军好好工作，替儿子多给国家作贡献。临别时，老人坚持把杨建军送到大门口。看着老人消瘦的身影，杨建军大声说：“爹，你回去吧，我有空再来。”

11年来，杨建军相继认16位健在的烈士父母为爹娘，把他们当作亲生父母一样去尽孝，常“回家”看看，听他们唠唠家常，陪他们吃顿团圆饭。

“俺这个孩好哩很。”烈士王德亮之母孙凤兰，提起杨建军一个劲地夸。自从认亲后，杨建军逢年过节都来看她，家里的大事小都帮着张罗，“跟亲儿子没啥区别”。

烈士郭建华的母亲刘凤先，得知儿子牺牲后受不了打击，神志一直恍惚，总是念叨那句话，“俺儿去哪儿了，你给俺找找……”

当年牺牲的16名柘城籍烈士，12人安葬在云南，4人安葬在家乡。由于通信及交通不便，12名烈士具体葬在何处，家人大多不清楚。

“娘，你放心，我一定把建华找到。”杨建军先后6次前往云南省各个烈士陵园寻找，2016年终于把12位烈士的埋葬